

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

(上册)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组

青海师院翻印

目 录

鴉 片 战 爭

錢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端片·····	林则徐 (1)
广州人民群众的反鸦片斗争·····	(3)
谕各国商人呈缴烟土稿·····	林则徐 (4)
义律致巴麦尊私人机密件·····	(5)
巴麦尊致义律机密件·····	(6)
三元里打仗日记·····	林福祥 (7)
三元里等乡痛骂鬼子词·····	(8)
耆英等又奏战无长策惟有羁縻片 (节录) ·····	(8)
道光密谕耆英伊里布与英军再商戡兵·····	(9)
南京条约·····	(9)
秀水社学十七乡字启·····	(11)
官府辱国殃民贴·····	(11)
匿名揭帖·····	(12)

太平天国革命

原道醒世訓·····	洪秀全 (13)
原道觉世訓·····	洪秀全 (13)
太平日天 (节录) ·····	洪秀全 (17)
十牧天条·····	(17)
天朝田亩制度·····	(18)
资政新篇·····	洪仁玕 (21)
天王詔旨·····	洪秀全 (29)
洪仁玕自述·····	(29)
討粵匪檄·····	曾国藩 (35)
常胜军始末·····	吳 煦 (37)
賴文光自述·····	(38)

第二次鴉片战争

克勒拉得恩伯爵致包令函·····	(40)
粵民义师·····	夏 燮 (41)
中英天津条约 (节录) ·····	(43)
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 (节录) ·····	(46)
俄人勾引各国心怀叵测尤堪痛恨折·····	僧格林沁等 (47)
中英北京条约·····	(47)

沙俄侵占我国东北和西北大片領土

中俄璦琿条约·····	(48)
中俄北京条约(节录)·····	(49)
俄人畏惧黑河口民人抵抗惊惶奔脱折·····	景 淳(50)
海参崴中国人民起义抗俄·····	(50)
俄人未经会议勘界入边私立鄂博意图侵占情形折·····	明誼等(51)
俄使强词背理会议分界未能定局折·····	明誼等(52)
中俄伊犁条约·····	(54)
许景澄与俄外部总办问答节略·····	(56)

洋务运动、初期民族工业、早期

无产阶级状况和斗争

请设总理衙门等事酌拟章程六条折·····	奕訢等(58)
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	曾国藩(60)
筹议海防折·····	李鸿章(62)
筹设炼铁厂折·····	张之洞(67)
中国仿行西法紡紗织布应如何筹办俾国家	
商民均获利益论·····	吴佐清(69)
上海絲厂业概况·····	繆钟秀(70)
湖北织布局工人的艰苦生活·····	(71)
开平煤矿的工伤事故·····	(71)
开平煤矿工人的罢工·····	(71)
江南制造局工人的罢工·····	(72)

中 法 战 争

一七八七年百多禄主教上路易十六的奏议·····	(73)
法越交涉事端重大遵旨妥筹全局折·····	李鸿章(73)
谕黑旗将士檄·····	刘永福(75)
会奏广军援桂获胜及遵旨撤兵折·····	彭玉麟等(78)
中法新约(摘录)·····	(81)

中日甲午战争

征韩论·····	佐田白茅(83)
疆臣貽误大局沥陈危急情形折·····	余联沅(84)
马关条约(节录)·····	(86)
盛京将军裕祿奏据海城绅民稟称不忍置身	
化外电·····	(88)
台湾唐景崧致军务处台民不服割地恐激他	
变电·····	(89)
台湾人民声讨卖国贼李鸿章等檄文·····	(89)

K75
24

鴉片戰爭

錢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端

林則徐①

道光十八年八月初二日（1838年9月20日）发

再，臣接准部咨：“钦奉上传：‘据宝兴②奏：近年銀价日昂，紋銀一兩易制錢一串六七百文之多，由于奸商所出錢票，注写外兌字样，輾转磨兌，并无現錢。請嚴禁各錢鋪，不准支吾磨兌，總以現錢交易，以防流弊等語。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③會議具奏，并著直省各督撫妥議章程奏明辦理。’欽此。”

臣查錢票之流弊在于行空票而无現錢。蓋兌銀之人本恐錢重難携，每以用票為便，而奸商即因以為利，遇有不取錢而开票者，彼即賒（dān，且）以高价，希圖以紙易銀，愚民小利是貪，遂甘受其欺而不悟。迨其所開之票，積至盈千累百，并无實錢可支，則于暮夜關歇潛逃，兌銀者持票控追，終成无著。此奸商以票騙銀之積弊也。臣愚以為弊固有之，治亦不难。但須飭具五家錢鋪連環保結，如有一家逋負，責令五家分賠，其小鋪五家互結，復由年久之大鋪及殷實之銀號加結送官，无結者不准開鋪，如違嚴究，并拘拿脫逃之鋪戶，照誣騙財物例計贓，从重科罪，自可以遏其流。但此弊只系欺詐病民，而于國家度支④大計殊无关碍。

蓋錢票之通行業已多年，并非始于今日，即从前紋銀每兩兌錢一串之時，各鋪亦未嘗无票，何以銀不如是之貴？即謂近日奸商更為詭猾，專以高价騙人，亦只能每兩多許制錢數文及十數文為止，豈能因用票之故，而將銀之僅可兌錢一串者，忽抬至一串六七百文之多，恐必无是理也。且市儉之牟利，无论銀貴錢貴，出入皆可取贏，并非必待銀价甚昂，然後獲利。設使此時定以限制，每兩只許易錢一串，彼市儉何嘗不更樂從，不過兌銀之人，吃虧更甚耳。若抑銀价而使之賤，遂謂已无漏卮，其可信乎？查近來紋銀之絀，凡錢糧鹽課關稅一切支解，皆已極費經營，猶借民間錢票通行，稍可濟民用之不足。若不許其用票，恐捉襟見肘之狀，更有立至者矣。

夫銀之流通于天下，猶水之流行于地中，操舟者必較水之淺深，而陸行者未必過問；貿易者必探銀之消息，而当官者未必盡知。譬如閘河之水，一遇天旱，重重套板，以防滲漏，猶恐不足濟舟。若閉閘不嚴，任其外泄，而但責各船水手以挖淺，即使此段磨淺而過，尚能保前段之无阻乎？銀之短絀，何以異是。臣历任所經，如蘇州之南濠，湖北之漢口，皆關閘⑤聚集之地，叠向行商鋪戶暗訪密查，金謂近來各種貨物銷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貨約有萬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數。問其一半售于何貨？則一言以蔽之，曰鴉片烟而已矣。此亦如行舟者驗閘河之水志，而知閘外泄水之多，不得以現在行船尚未擱淺，而姑苟安于旦夕也。

臣竊思人生日用飲食所需，在富侈者，固不能定其准數；若以食貧之人，当中熟之步，大約一人有銀四五分即可過一日，若一日有銀一錢，則諸凡寬裕矣。吸鴉片者，每日除衣食外，至少亦須另費銀一錢，是每人每年即另費銀三十六兩。以戶部历年所奏各直

省民数计之，总不止于四万万人，若一百分之中仅有一分之一人吸食鴉片，则一年之漏卮即不止于万万两，此可核数而见者。况目下吸食之人，又何止百分中之一分乎！鴻臚寺卿黃爵滋原奏所云岁漏銀數千萬兩，尙系舉其极少之數而言耳。內地膏脂年年如此剝喪，豈堪设想？而吸食者方且呼朋引类，以誘人上癮為能，陷溺愈深，愈无忌憚。傲玩心而回頹俗，是不得不严其法于吸食之人也。

或謂重辦開館興販之徒，鴉片自絕，不妨于吸食者稍從末減，似亦持平之論。而臣前議條款，請將開館興販，一體加重，仍不敢寬吸食之條者，蓋以衙門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親、長隨、書辦、差役，嗜鴉片者十之八九，皆力能包庇販賣之人，若不從此严起，彼正欲賣烟者為之源源接濟，安肯破獲以斷來路？是以開館應擬絞罪，律例早有明條，而歷年未聞絞過一人，辦過一案，凡使例同虛設，其為包庇可知。即此時众議之難齊，亦恐未必不由乎此也。吸食者果論死，則開館與興販即加至斬決梟示，亦不為過。若徒重于彼而輕于此，仍無益耳。譬之人家子弟，在外游蕩，靡惡不為，徒治引誘之人而不錮其子弟，彼有恃無恐，何在不敢復犯？故欲令行禁止，必以重治吸食為先。且吸食罪名，如未奉旨飭議，虽現在止科徒杖，尙恐將來忽罹（11，梨）重刑，若既議而終不行，或略有加增，无关生死，彼吸食者皆知從此永無重法，孰有戒心？恐嗣后吸食愈多，則賣販之利愈厚，即冒死犯法亦必有人為之。是专严開館興販之議，意在持平，而药不中病，依然未效之旧方已耳。諺云：“別足⑥之市无業履，僧寮之旁不鬻栲。⑦”果无吸食，更何開館興販之有哉？

或謂罪名重則詭詐多，此論亦似。殊不思輕罪亦可詭詐，惟无罪乃无可詭詐。与其用常法而有名无实，詭詐正无了期，何如执重法而雷厉风行，吸食可以立斷，吸食既斷，詭詐者又安所施乎？

若恐斷不易斷，則目前之繳具已是明征；若恐誅不胜誅，豈一年之限期犹難尽改，特視奉行著之果肯認真否耳。誠使中外一心，誓除此害，不惑于姑息，不視為具文，將見人人滌（dī，敵）慮洗心，懷刑畏罪，先時虽有論死之法，屆期并无处死之人。即使屆期竟不能无处死之人，而此后所保全之人，且不可胜计，以視養痈貽害，又孰得而孰失焉？夫《舜典》有怙（hù，戶）終賊刑之令，《周書》有群飲拘杀之條⑧，古聖王正惟不乐于用法，乃不能不严于立法。法之輕重，以弊之輕重為衡，故曰：“刑罰世輕世重”⑨。蓋因時制宜，非得已也。當鴉片未盛行之時，吸食者不過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于天下，則為害甚巨，法當从严。若犹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敵之兵，且无可以充餉之銀，興思及此，能无股慄？

夫財者亿兆養命之原，自當為亿兆惜之，果皆散在內地，何妨損上益下，藏富于民；无如漏向外洋，豈宜借寇資盜、不亟為計？臣才識淺陋，惟自念受恩深重，各職封圻⑩，觀此利害切要关头，窃恐筑室道謀⑪，一縱即不可复挽。不揣冒昧，謹再瀝忱附片密陳，伏乞聖鑒。謹奏。

《林則徐集·奏稿》（中）第598—601頁，中華書局1965年版。

①林則徐（1785—1850年）：福建侯官（今閩侯縣）人。此時任湖廣總督，是鴉片戰爭時期抵抗派的代表。

②寶興：道光十八年七月至十一月（1838年8—12月）官刑部尚書。

③步军统领衙门：警卫京城的军事机关；顺天府：管辖北京附近州县的行政机关；五城：巡查北京中、东、西、南、北五城地面的机关，各城有兵马司和巡城御史。

④度支：财政。

⑤圉圉（huán kuī，环溃）：街市。

⑥刖（yuè，月）足：断脚。

⑦鬻栻（yù zhī，玉至）：卖梳子和篦子。

⑧《舜典》是《尚书·虞书》之一篇，其中说虞舜下令“怙终贼刑”，凡怙恶而终生不改者杀之。贼，是杀的意思。《尚书》中周朝各篇称《周书》，其中《酒诰》篇说周公以成王的名义下令戒酒，周人群饮者捕杀之。

⑨这一句是《尚书·周书》之《吕刑》篇中的话，意思是刑罚当随世情之不同而有轻重。

⑩封圻（qí，奇）：又称封疆，本来是疆界的意思，这里指省区长官总督或巡抚。

⑪筑室道谋：在路边建房子，看见过路人就同他们商量，过路的人意见各不相同，因此房子老盖不起来。比喻自己没有主见，东问西问，事情终于办不成。

广州人民羣众的反鴉片斗争①

1838年（道光十八年）11月，在外人交出鴉片不久前，有几千暴徒攻进商館前的广场，他们用石子和其他的武器把洋人逐进大门之内，洋人们于是被迫地建筑了防御工事，我们许多人都忧虑着，不知结果如何。但这次的攻击是由于洋人们对执行命令的中国官吏底干涉而引起的。……

1838年12月中，在商館前的广场上，处决了一个人。……在1839年（道光十九年）2月，企图再绞死另外一个，这次引起了空前的暴动，以致中国人对所有在户外的洋人予以袭击，他们一些人受了伤，商館是被成千的流浪人包围着，他们拿着石头瓦块不住的袭击门窗。他们把每个商館前面小围墙柱子拆下来，用作攻打之军器，大声呼喊，声如野兽。我们忧虑有一些人可能攻打进来，于是我们把大量的破瓶子撒在我们自己的商館二号大门上面及下面的路上，因为我们敌人是赤着脚的一群。我们又滚了些大的煤桶来挡住门，但是作为我们第一道防线的碎玻璃并不怎样有效。

中国官吏，在正午时，带着鴉片犯人来到广场，来执行绞刑。绞架已经插在地上，在几分钟内即要完毕。当时一个非常的騷动突然发生了，以致引起当时在广场的外人的注意，这新闻马上从这一商館传到另一商館，我们所有能够召集的，大約是七十到八十人，一齐冲出来制止执行。我代表着当场的人作为发言人，抗议把广场变成行刑的场所。主管的官吏说他已接到命令，必须执行，这广场是大清帝国的领土。我对他说：“是这样的；但是已经租给我们作为娱乐场所，所以我们不能允许在这里公开的行刑而破坏規程。”说这话是一件勇敢的事情，在短的时间，这情景是一个非常的局面。……假若没有一个船上的水手们赶巧这天早上从黄埔来到这里的话，那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水手们是属于老的东印度公司船奥威尔，……这些水手游逛广场，漸漸走近这地点，而看到了这种事态，他们忽然间将绞架拆毁，拿着这些木块向执行者及附近的中国人的头及肩上乱打，这獄卒拉着

犯人走了，水手们把为官吏盖的棚子给撕碎了，推倒了椅子和桌子，拿起了茶杯及茶壶，假若我们不来保护官吏，他们下一步就要打中国官了。……

整个下午这群乱民继续包围着夷馆，在美国的馆角隅处的守卫者，本想将攻击者加以驱逐，然而无效，被迫退回。事情看样子是很严重的，巴林亚历山大号的船长圣·罗克思集合所有同住的人，用他们中间所有的武器如手枪、鸟枪等，把自己武装起来，提议冲出去，但是幸而没有这样作。很是明白的，有八千到一万的坏人，要消灭“洋鬼子”。到了五点钟，有人提议有必要把我们的情况，通知〔伍〕浩官②。当苦街道完全封锁的时候，看样子好象满大人把我们舍弃到乱民的手里了。没有中国人想到去传达这个消息，美国人尼先生和我自己担任去看他。达到端行第四号屋顶上，我们横过到公行街一家铺子的屋顶，我们从那里下来，努力达到商馆的后面，叫做十三行的街上，一直通到浩官行。我们发现这位老人已经得到一些消息，因而有些惊惧，但是他似乎并不知在群众威胁下的广场及商馆形势的严重。他立刻派遣一个送信人到广州知府。我们于是仍沿原路而归。大约到了六点半钟，我们听到敲锣的声音，这表示官吏们来到了，我们才松了一口气。从我们凉台上看到用鞭子把暴徒们立刻驱散。……夷馆敞开了大门，不一会这些被囚禁的外侨们呈现出难以描述的得救情况。

〔美〕威廉·亨德：《广州番鬼录》，见《鸦片战争》第1册第252、271—27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①这个题目是编者加的。为了眉目清楚，我们对原书的分段作了一些调整。

②伍浩官：是当时广州行商伍紹荣的商务用名。

諭各国商人呈繳烟土稿

林则徐①

道光十九年二月初四日（1839年3月18日）

諭各国夷人知悉：

照得夷船到广通商获利甚厚，是以从前来船每岁不及数十只，近年来至一百数十只之多。不论所带何货，无不全销；愿置何货，无不立办。试问天地间如此利市码头，尚有别处可觅否？我大皇帝一视同仁，准尔贸易，尔才沾得此利，倘一封港，尔各国何利可图？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乃听尔年年贩运出洋，绝不靳惜，恩莫大焉。尔等感恩即须畏法，利已不可害人，何得将尔国不食之鸦片烟，带来内地，贻人财而害人命乎！查尔等以此物蛊（gǔ，谷）惑华民，已历数十年，所得不义之财，不可胜计。此人心所共愤，亦天理所难容。

从前天朝例禁尚宽，各口犹可偷漏。今大皇帝闻而震怒，必尽除之而后已。所有内地民人贩鸦片开烟馆者，立即正法，吸食者亦议死罪。尔等来至天朝地方，即应与内地民人同遵法度。本大臣家居闾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是以特蒙大皇帝颁给平定外域屡次立功之钦差大臣关防，前来查办。若追究该夷人积年贩卖之罪，即已不可姑容。惟念究系远人，从前尚未知有此严禁，今与明定约法，不忍不教而誅。

查尔等现泊伶仃等洋之躉船，存有鴉片数万箱，意欲私行售賣。孰不思海口如此严拿，岂复有人敢为护送？而各省亦皆严拿，更有何处敢与銷售？此时鴉片禁出不行，人人知为鴉毒，何苦貯在夷躉，久掟大洋，不独枉費工資，且烟火更不可觀也。合行諭飭

諭到，該夷商等速即遵照，將夷船鴉片尽数繳官。由洋商查明何人主下，繳出若干箱，统共若干斤兩，造具清冊，呈官点收，驗明毀化，以絕其害，不得偷藏。一面自具夷字汉字合同甘結，声明“嗣后来船永不取夾帶鴉片，如有帶帶，一經查出，貨物官收，人即正法，情甘罪罪”字样。嗣後夷船日重一疊，果如奉大皇帝諭旨，已來者尽数繳，未來者断绝不來，是能悔罪畏刑，尚可不追既往。本大臣即当会同督部堂、抚部院會，稟懇大皇帝格外施恩，不特寬免前愆，并請酌予賞犒（賞給，靠），以獎其悔懼之心。此項照常貿易，既不失为良夷，且正經買賣，尽可供利致富，但不体面。倘竟迷不悟，犹思私售私，或托名水手帶來，与尔无涉；或竟称帶回該國，投入海中，或乘間而赴他省轉售；或搪塞而繳十之一二，是皆有心違抗，治惡不悛。虽以天朝柔遠，亦不能任其藐玩，应即遵照新例，一体从重懲創。

此次本大臣自京而承圣諭，法在必行，且既帶此美時，得以便宜行事，非尋常查辦他各可比。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終，断无立止之理。况察粵省地民情，皆动公憤，倘該夷不知改悔，惟利是圖，非但水陆官兵军威浩盛，即号召民間丁壯已足制其命而有余。而且暫則封船，久則封港，更何難絕其交通。我中原数万里版輿，百产丰盈，并不借資夷貨，恐尔各国生计从此休矣。尔等远出经商，豈尚不知勞逸之慘形，与众寡之异勢哉？至夷館中傾販鴉片之奸夷，本大臣早已各記其名，而不賣鴉片之良夷，亦不可不为剖白。有能指出奸夷，責令呈繳鴉片，并首先具結者，即是良夷，本大臣必先优加獎賞。禍福榮辱，惟其自取。

今令洋商伍紹榮等到館开导，限三日內回稟，一面求具切实甘結，并會同督部堂、抚部院示期收繳，毋得观望諉延，后悔无及。特諭。

《林则徐集·公牍》第58—60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①林则徐这时以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在广东严禁鴉片。

②督部堂、抚部院：这里是指两广总督（邓廷桢）和广东巡抚（怡良）。总督、巡抚副带兵部尚书和侍郎衔、都察院右都御史和右副都御史銜。尚书、侍郎属各部堂官（主官），简称部堂，所以习惯上总督也称部堂，巡抚称部院。

义律致巴麦尊私人机密件①

1839年4月3日（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日）广州发，2月20日

（七月二十一日）收到；英国外交部档案F.O.17/31

……现在，我的勋爵②，我马上就呈献对策。鄙人以为中国为下这打听的渺小的地方，乃是陛下③政府对于过去所受一切损害取得补偿的最好理由，这是把我们的泰和这个帝国的商务安放在稳固而广阔的基础之上的最有希望的机会，这件事情的正义性是絲毫不容怀疑的。

我认为，我的勋爵，对于所有这一切不可饶恕的暴行的反映，应该出之以迅速而沉重

的打击，事先连一个字的照会都不用给。

中国对陛下官员与臣民已经犯下了突然而残酷的战争罪行，用最近这样方式强迫缴出英国人的财产就是一种侵略，这在原则上是如此其危险，在实行上又如此其不能容忍，所以，为每一件损失要求完全的赔偿，已成为文明的高尚义务了。

就地球表面这么一个最渺小不足道的权力，竟至破坏世界上国际交往的正当原则而言，我仁慈陛下对整个基督教世界负有为真理与正义而成为这次挑衅行为的合适裁决人的一切责任。

我的勋爵，中国人这样做法，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这乃是邪恶的行为，而是因为他们昧于陛下政府表现愤怒的力量。不管怎样，教他们明白过来，乃是适宜而且需要的。

我以最最忠诚的心情献议陛下政府，立刻用武力占领舟山岛，严密封锁广州、宁波两港，以及从海口直到运河口的扬子江江面。陛下政府将从此获取最最适意的满足。

然后，我建议，应该经过白河口向朝廷致送通牒〔不在前一步之先致送〕，提出要求：林、邓两人撤职惩办；就那些对女王多次失敬的行为提供适当的道歉；对于暴行所造成的沉重损失，给予一定的金钱赔偿；正式把舟山岛割让给英王陛下；并以充分而毫无保留的上谕，明令准许帝国人民在那些岛上和一切沿海港口和我们做生意；等整个赔款付清，一切其他条款都忠实履行了以后，然后才解除封锁。

如赔款五百万镑，除去补偿所受到的巨大损失而外，我以为是不会有剩余的。不过，我以为陛下政府会想到，要是拿这个数目中的一部分挑换更为有利的办法，例如替英国货物取得自由输入广州、宁波、厦门与南京的权利，为期十年，那也是切实可行的。〔按：原件经巴麦尊把这一整段划上了注意符号——译者。〕

我的勋爵，我还必须以最最迫切的心情建议，应该使用足够的武力，并以西方国家对这个帝国所从来没有过的最强有力的方式进行武力行动的第一回合。迅速而沉重的打击，会使今后许多年内不再发生这类惨剧，必须教训中国政府，要他懂得对外义务的时机已经来到了。……

《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载《近代史资料》

1958年第4期第17—18页。

①义律是当时英国驻中国的商业监督和全权代表。1839年3月，清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义律指使英国鸦片贩子抗拒缴烟，破坏中国禁烟运动。由于林则徐态度坚决，义律抗拒无效，不得不令英国鸦片贩子缴出鸦片，但同时却给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发去这份报告，蓄意利用鸦片问题来挑起武装侵略中国。

②勋爵：这是对巴麦尊子爵的尊称。

③陛下：指当时英国女王维多利亚。

巴麦尊致义律机密件

1839年10月18日（道光十九年九月十二日）

伦敦发，英国外交部档案F.O.17/29

我利用开到中国来的一只快船的方便通知你，我所收到的你的来文，已到了（1839年）5月23日（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七日）所发的第23号，并且秘密告诉你，陛下政

府对于今年春天广州事件所已经形成的意向，为了指导你的行动，这是很重要的，你应该首先得知其事。

陛下政府感觉，对于中国人所加于不列颠人民和女王官吏的暴行，不得不表示愤怒。陛下政府认为，绝对必须把大不列颠和中国的今后关系安置在明确而安全的基础之上。为此，陛下政府意将派遣海军到中国海去，可能还有少量陆军。据悉这样远征军开到中国的时期最好在3月，因为那时一季的贸易差不多已经结束，风向也开始便于向北部航行。所以陛下政府意欲使远征军在3月到达中国海，其具体行动尚待充分考虑，不过将给印度总督、海军司令和你自己留下高度的决定权力。陛下政府现在的想法是：立刻封锁广州与白河或北京诸河，封锁广州与白河之间认为适当的若干处所；占领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岛，或厦门镇，或任何其他岛屿，凡是能够用作远征军的供应中心与行动基地，并且将来也可以作为不列颠商务之安全根据地的就行；陛下政府是有意于要永久占有这样地方的。陛下政府还打算立刻开始捕捉，并扣押海军所能够弄得到手的一切中国船只。采取了这些步骤之后，海军司令应该进到白河河口，向北京政府送一封信，告诉他们不列颠政府何以采取这样的行动，要求如何；并说明，这样行动将继续下去，一直等到他们派遣适当的官吏，有权并携有训令，到司令的船上答应大不列颠的一切要求的时候为止。

这是陛下政府当前意图的一个纲要，进一步考虑后，自然可以修改。我希望你用心研究实现这样一个计划的困难条件和便利条件，和对华贸易有关的商人和制造家一致要求两件事情：第一，对中国人实行强力行动；第二，这样行动延至本季商务结束的时候开始，那就是说延至明年3月。因此，你对这次发文的内容应该严守秘密，不要做出可能打断这一季合法贸易的行为来，这都极端重要的。随着3月的来临，你可以好好劝告不列颠人连人带财产从中国势力之下撤退出来，因为到远征军出现于中国沿海的时候，他们如果还在中国当局的掌握之下，那是很不方便的。

我将由阿里尔号给你送来更详细的训令。

《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载《近代史资料》

1958年第4期第38—39页。

三元里打仗日记

林福祥①

……然逆夷在三元里一带，恣其淫掠，人人为之发指。予连日与杨汝正②劝谕数十乡，激以忠义，恤（chù，处）以利害，于是乡民怦怦欲战。（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九日（1841年5月29日）予与各乡镇约，每乡设大旗一面，上书乡名，大纛数面，倘有缓急，一乡鸣锣，众乡皆出，予仍以水勇当头阵。约成，即（遣）闻讫密禀官保③，而举事犹无定期也。初十日（5月30日）辰刻，逆夷由三元里过牛栏冈抢劫，予闻锣声不绝，即带水勇应之，而八十余乡亦执旗继至，不转眼间，会者众数万。刀斧犁锄，在手即成军器，儿童妇女喊声亦助兵威。斯时也，重重叠叠，遍野漫山，已将夷兵困在垓心矣。彼此发炮，互有死伤，而最先阵亡者，则唯予之家人谭胜也。〔谭胜者，顺德人，死时年十八，现在义勇祠供为首座。〕时天色晴明，忽而阴云四起，午刻迅雷烈风，大雨如注，日夜不息。未刻后，逆夷之鸟枪火炮俱被雨水湿透，施放不响。且夷兵俱穿皮底鞋，三元里四面皆田，雨后泥泞土滑，夷兵寸步难行，水勇及乡民，遂分头截杀。予水勇砍得逆夷兵头

首级一颗，杀毙夷兵十二名，乡民杀得夷兵二百余名，而水勇乡民战死者共二十名。盖是日夷兵之在四方台上者，无一脱生去。时逆兵头义律、马礼逊尚带夷兵二千余名在台上，水勇等争欲上台擒杀，唯已三更，恐黑夜上台，其枪炮由上击下，必致民勇受伤，且恐黑夜易致逃脱，爰命水勇乡民，屯驻台下，终夜严守，将待天明而后捉生。不意十一（5月21日）朝，逆兵等遂开城迎王爵，且斥乎等多事也，而人心解体矣，散矣，义律、马礼逊生矣，和矣。逆兵等东之六百里，又往遼、浙、江苏矣，而后患遂无穷矣。假令是日一鼓歼之，使其不虎门者片帆不返，则六百万国可不破釜，而逆夷之輜（zī，资）重利具，反为夷丁一炬并洋矣，又何能测内地之虚实，又何至有江、浙之患哉？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可不呼，人乎！

《平定公集》卷下第26—28页，咸丰四年（1854年）刻本。

①科礼洋（1814—1862年）：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1841年曾组织水勇参加抗英斗争。1861年任浙江布政使时，在杭州被太平军俘虏，后被李秀成释放，1862年又被清政府处死。此次是他以亲身经历记述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

②杨故正：三元里新勇水勇的一个头目。

③伯麦：指当时总督祁项，包有太子少保銜。

④当事：指当时总督祁项余保纯。

三元里等乡痛罵鬼子词

三元里西村南村九十余乡众衿（jīn，今）耆等，为不共戴天，誓灭倭夷事：向来倭夷屡不安分，久犯天威，曾攻沙角炮台，戕害官兵。我皇上深仁，不忍加誅，且示怀柔。乃尚不知感恩，犹疑已置偏心，深入重地，施放火箭，烧害民居，攻及城池，日无大宪①。钦差大臣②见城廂内外遭殃，议息兵安民，倭夷理宜得些好意即休。岂料貪胜，不知輸屈，得尺进尺，容纵兵卒，扰乱村庄，抢我耕牛，伤我田禾，坏我祖坟，淫辱妇女，鬼神共怒，天地难容。我等所以奋不顾身，困义律于北门，斩伯麦于南岸。汝等逆党，试思此际若非我府尊③为尔解围，各逆共能保首领下船乎？今闻尔出示当途，辱骂大宪无功，招集手众，总要于〈与〉伯麦伸冤，视我此地无人实甚。是以饱德之义士金助兵粮，荷鋤之农夫操戈御敌，糾壮勇数十万，何怕倭逆之义律不可剪除？水战陆战兼能，岂怕夷船坚厚？特使鬼子无只身存留，鬼船无帆回回。尔等不避，不日交战。为此特示。

同治元年甫輯：《平夷录》卷3，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稿本。

①大宪：指高级官员。

②钦差大臣：岑毓英。

③府尊：指当时太守，故又称府尊，这里指余保纯。

耆英等①又奏钱无长策惟有羈縻片（节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1842年5月20日）

自杭州发，四月十七日（5月26日）到北京

臣：查逆夷现在被陷乍浦，其窘蹙情形，与前攻陷定海、镇海之时，毫无二致。是夷前之退出宁波，包藏偏心，已可概见。今乍浦既为所据，敌势愈驕，我兵愈餒，方难得与争持。该逆之垂涎乍浦②较乍浦尤甚，其势从来侵犯。至嘉兴为江、浙要区，亦恐该逆前往

滋扰。两处一有疏失，于大局关系匪轻。此时战则士气不振，守则兵数不敷，舍羈縻之外别无他策，而羈縻又无从措手。

查大兵到浙数月之久，不特未能克复三城③，该逆反退出宁波，大帮船只，豕突浙西，占据乍浦，凶焰不可遏抑。臣刘韵珂忿恨之余，哭不成声，訖无良策；臣等亦皆束手，惟有相向而泣。事势至此，臣何敢蹈粉飾欺蒙之陋习，致误国家大事，仍一面极力设法讲求羈縻之术，倘竟无济，臣惟有与省城共存亡，仰报鴻慈于万一。惟羈縻之策，行之于该逆伏处宁波之时，较易为力，兹逆势已张，诚恐难冀馴服，即令馴服，亦必要挟多端，难以理论。臣等之筹议及此，实由千万不得已，以期暂遏敌兵，实不敢即期有济。至进剿之策，仍听扬威将军④办理。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4册第1813—1814页。

①耆英：清宗室，曾任两江、两广总督等职，是鸦片战争时期的投降派代表人物之一。他这时是钦差大臣署理杭州将军。此片是他和浙江巡抚刘韵珂等会同奏的。

②省垣：指杭州。

③三城：指定海、镇海、宁波。

④扬威将军：指奕经。

道光密諭耆英伊里布与英軍再商戡兵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1842年7月26日）

据耆英①片奏，探见逆夷登岸，京口②情形危迫。又据伊里布③奏，馳往京口，会同耆英筹办一折。伊里布现往镇江，著即会同耆英，妥筹商办。前因该夷恳求三事：一还烟价战费，一用平行礼，一请滨海地作貿易所。已有旨密諭耆英：“广东给过银两，烟价碍难再议；战费彼此均有，不能议给；其平行礼可以通融。”貿易之所，前已諭知耆英：

“将香港地方，暂行赏借；并许以閩、浙沿海，暂准通市。”该夷既来诉冤，经此次推诚晓諭，当可就我范围。惟前据该夷照覆，似以耆英、伊里布不能作主为疑。恐其心多惶惑，不肯遽斂逆锋，著耆英、伊里布剴（kǎi，凯）切开导：“如果真心悔祸，共愿戡兵，我等奏恳大皇帝，定邀允准，不必过生疑虑。”该大臣等经朕特簡，务须慎持国体，俯顺夷情，俾兵萌早戢，沿海解严，方为不负委任；不必虑有掣肘，以致中存畏忌，仍于事无益也。将此密諭知之。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4册第2127页。

①耆英：时为钦差大臣广州将军，被派往浙江与英国侵略者议和。

②京口：即镇江。

③伊里布：滿鑲黃旗人，曾任云贵、两江总督。此时以钦差大臣负责浙江防务。

南京条約①

兹因大清大皇帝，大英君主，欲以近来之不和之端解释，息止肇衅，为此议定设立永久和約。是以大清大皇帝特派钦差便宜行事大臣·太子少保·鎮守广东广州将军宗室耆英，头品顶戴花翎·前閣督部堂·乍浦副都统红带子伊里布；大英伊耳兰等国君主特派全权公使大臣·英国所属印度等处三等将军·世袭男爵璞鼎查；公同各将所奏之上諭便宜行

事及敕赐全权之命互相较阅，俱属善当，即便议拟各条，陈列于左：

一、嗣后大清大皇帝、大英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全安。

一、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大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三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令英人按照下条开叙之例，清楚交纳货税、钞餉等费。

一、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一、因大清钦差大臣等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二月间经将大英国领事官及民人等强留粤省，吓以死罪，索出鸦片以为贖命，今大皇帝准以洋银六百万两偿补原价。

一、凡大英商民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亦称公行者承办，今大皇帝准以嗣后不必仍照向例，乃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且向例额设行商等内有累欠英商甚多无措清还者，今酌定洋银三百万元，作为商欠之数，准明由中国官为偿还。

一、因大清钦命大臣等向大英官民人等不公强办，致须拨发军士，讨求伸理，今酌定水陆军费洋银一千二百万元，大皇帝准为偿补，惟自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1841年8月1日）以后，英国因贖各城收过银两之数，大英全权公使大臣为君主准可，按数扣除。

一、以上三条酌定银数共二千一百万元，应如何分期交清，开列于左：

此时交银六百万两；

癸卯年（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六月间交银三百万元，十二月间交银三百万元，共银六百万两；

甲辰年（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六月间交银二百五十万元，十二月间交银二百五十万元，共银五百万元；

乙巳年（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六月间交银二百万元，十二月间交银二百万元，共银四百万元；

自壬寅年（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起至乙巳年（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止，四年共交银二千一百万元。

倘有按期未能交足之数，则酌定每年每百元加息五元。

一、凡系大英国人，无论本国、属国军民等，今在中国所管辖各地方被禁者，大清大皇帝准即释放。

一、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据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有跟随及伺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登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

一、前第二条内言明开关俾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餉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今又议定，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只可按估价则

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分。

一、议定英国住中国之总管大员，与大清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来往，用“照会”字样；英国属员，用“申陈”字样；大臣批覆用“谕行”字样；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若两国商贾上达官宪，不在议内，仍用“禀明”字样为著。

一、俟奉大清大皇帝允准和约各条施行，并以此时准交之六百万两交清，大英水陆军士当即退出江宁②、京口等处江面，并不再行拦阻中国各省商贾贸易。至镇海之招宝山，亦将退让。惟有定海县之舟山海岛、厦门厅之古浪屿小岛，仍归英兵暂为驻守；迨及所议洋银全数交清，而前议各海口均已开辟俾英人通商后，即将驻守二处军士退出，不复占据。

一、以上各条均关议和要约，应俟大臣等分别奏明大清大皇帝、大英君主各用朱、亲笔批准后，即速行相交，俾两国各执一册，以昭信守。惟两国相隔遥远，不得一旦而到，是以另缮二册，先由大清钦差便宜行事大臣等，大英钦奉全权公使大臣各为君主定事，盖用关防印信，各执一册为据，俾即日按照和约开载之条，施行妥办无碍矣。要至和约者。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即英国记年之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由江宁省会行大英君主汗华丽船上鈐关防③。

《海关中外条约》卷1第351—356页，1917年上海第2版。

①即江宁条约，1842年8月29日订于江宁。江宁即南京，亦称南京条约。

②这个不平等条约于第二年五月二十九日（6月26日）在香港交换批准书。

秀水社学十七乡字启

启者：秀水社学十七乡中，常有夷人肆行滋扰，胆敢为害我乡民，首则羞辱妇女，次则欺弄孩童，甚致（至）用火枪施放，设若有不测之虞，岂不致伤毙命。今我乡内，但见番鬼到来，务宜齐心留意防备，如再敢欺藐，立将番鬼杀死，放之河海。若番鬼尽出，与我乡内撕杀，番禹合县统众，尽杀其鬼，烧其洋楼，令其无容身之地。今先通知各坊社学，订期齐集明伦堂①酌议。专此告闻。

十七乡字启（道光二十六年）二月初二日。（1846年2月27日）

[F.O.230/73,1846, No.5]

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后的中英抗争（资料篇稿）》第273页，1964年东京东洋文庫版。

①明伦堂：祀孔丘的学宫（文庙）中的一个殿堂，常用为公共议事的场所。

官府辱国殃民贴

近日官府作事，全无道理，每令人心不平。即如花旗国①医生伯驾，因所住之楼前，墙壁倾倒，欲租中和行地方，未能如愿。乃辄禀总督，谓中和行人抬价捐租。不料这个耆英，系夷人奴才，竟遵夷人指使，飭南海县将中和行人押在捕衙，业已月余，尚不释放。独不思和约内声明，“听各国与内民公平议租，内民不得抬价捐勒，远民亦不得强租硬占”等语。今乃倚恃官势押逼，必要赁与居住，方肯罢手，显系横行强租，不守和约。此事甚

不公平，兼无道理。现在外国亦有造入新闻纸卖，俾人看矣，而中国必有流播，传往京师，使人人共知，以泄此忿者。兹故布闻四方君子，庶几共悉夷人放肆，无恶不作，皆由官无血性，恬不识羞，以致辱国殃民，为中华痛恨，为外夷耻笑焉！受害人谨白！

道光二十六年又五月初八日（1846年7月1日）贴

原件藏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编号为Com-rant 1310。见《鸦片战争文学集》下册第787页，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

①花旗国：美国。

匿名揭贴

一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

赃官①悞＜误＞国，甘丧廉耻，从夷所欲，天实厌之。倘夷入城，鸣鼓攻之。

[F.O.228/185,1846,No.7]

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后の中英抗争（资料篇稿）》第269—270页。

二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

若要享太平，先杀潘仕成②；选定弓箭手，埋伏射耆英；破了黄烟筒③，自后不劳兵。广东多扰乱，总系这龟精，治鬼无方法，剥民有才情。倘欲除番狗，不离社学丁，义勇齐心力，尽忠答天庭，踰＜踊＞跃向前进，万古标姓名。

[F.O.233/183,1847,No.57]

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后の中英抗争（资料篇稿）》第286—287页。

①赃官：指两广总督耆英等。

②潘仕成：洋行商人，是耆英手下专和外国侵略者勾结的一个汉奸。

③黄烟筒：指和耆英一道办理卖国外交的广东巡抚黄恩彤。

太平天国革命

原道醒世训①

洪秀全

福大则量大，量大则为大人；福小则量小，量小则为小人。是以泰山不辞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上帝广生众民，故能大其德。凡此皆量为之也。

无如时至今日，亦难言矣，世道乖漓，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故以此国而憎彼国，以彼国而憎此国者有之；甚至同国以此省此府此县而憎彼省彼府彼县，以彼省彼府彼县而憎此省此府此县者有之；更甚至同省府县以此乡此里此姓而憎彼乡彼里彼姓，以彼乡彼里彼姓而憎此乡此里此姓者有之。世道人心至此，安得不相陵相夺相斗相杀而淪胥以亡乎！无他，其见小，故其量小也。其以此国而憎彼国，以彼国而憎此国者，其见在国，国以外则不知，故同国则爱之，异国则憎之。其以此省此府此县而憎彼省彼府彼县，以彼省彼府彼县而憎此省此府此县者，其见在省府县，省府县以外则不知，故同省同府同县则爱之。异省异府异县则憎之。其以此乡此里此姓而憎彼乡彼里彼姓，以彼乡彼里彼姓而憎此乡此里此姓者，其见在乡里姓，乡里姓以外则不知，故同乡同里同姓则爱之，异乡异里异姓则憎之。天下爱憎如此，何其见未大而量之不广也。

天下凡间，分言之则有万国，统言之则实一家。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近而中国是皇上帝主宰化理，远而番国亦然；远而番国是皇上帝生养保佑，近而中国亦然。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

于今夜退而日升矣，惟愿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跳出邪魔之鬼门，循行上帝之真道，时凛（lǐn，凛）天威，力遵天诫，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己正人，相与作中流之底柱②，相与挽已倒之狂澜。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几何乖离浇薄之世，其不一旦变而为公平正直之世也！几何陵夺斗杀之世，其不一旦变而为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怯懦之世也！况量大则福大，而人亦与之俱大；量小则福小，而人亦与之俱小。凡有血气皆安可伤天地之和，而貽井底蛙之诮哉！诗云：

上帝原来是父亲，
量宽异国皆同国，
兽畜相残还不义，
天生天养和为贵，

水源木本急寻真；
心好异人亦族人。
乡邻互杀断非仁；
各自相安享太平。

《太平诏书》，第5——7页。

《太平天国印书》第9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影印

①训：重刻本作诏，这里据初刻本仍作训。

②中流底柱：独立而不为一切所动摇的意思。底又作砥。黄河流经河南陕县北，河中有山，远望如柱，名叫砥柱。

原道觉世训①

洪秀全

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何也？自人肉身论，各有父母姓氏，似有此疆彼界之分，

论道有真諦，大凡可通于今不可通于古，可通于近不可通于远者，伪道也，邪道也，小道也。据怪人妄说閻罗妖注生死，且问中国前代论及此乎？曰，无有。番国《旧遗》、《新遗》②载及此乎？曰，无有。无有，则何以起？怪人佛老③之徒出，自中魔計，以警引警，誑人以不可知之事，以售己詐，誘人作福建醮，以肥己囊，兼之魔鬼入心，遂造出无数怪诞邪说，迷惑害累世人。如秦政④时，怪人誑言东海有三神山，秦政遂遣入海求之，此后代神仙邪说所由起也。究其始不过一秦政受其惑，所谓差之毫厘，而后代则叠效尤于后，至于固結不可解，所损失之千里者也。又如汉武帝时怪人誑言祠灶丹砂可化黄金，汉武帝遂信而祠之，于是燕、齐怪诞怪人多来言神仙怪事矣。又如近代有怪人誑言东海龙妖发雨，东海龙妖即是閻罗妖变身。雨从天降，众目所视者也。古语云：“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⑤又古语云：“上天同云，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既优既渥，既沾既足，生我百谷。”⑥又考番国《旧遗詔书》，当挪亚⑦时，皇上帝因世人背逆罪大，连降四十日四十夜大雨，洪水横流，沉没世人。此皆凿凿可据，且众目所视，实降于天者也。而世人亦多信怪诞不经之怪说。即一雨〈雨？〉论，而世人既多良心死尽，大瞞天恩矣，又遑论其他哉！又如近代有怪和尚誑言閻罗妖怪事，且有《玉历记》⑧怪书，訛传于世，而世之读死书者亦多惑其说。独不思注生死一事，岂是等闲。既不是等闲，宜为中国番国各前代所论及，且笔于书以传后世。而于今历考中国番国各前代所论及，且笔于书以传后世者，只说天生天降，皇上帝生养保佑人，未尝说及閻罗妖也；只说死生有命，亦是命于皇上帝已耳，毫无关于閻罗妖也；只说皇上帝审判世人，阴隲⑨下民，临下有赫，又毫无关于閻罗妖也。而世人之读死书者不信古今远近通行各经典，而信怪人无端突起之怪书，不亦惑哉！此无他，顾眼前，忽长远，恒情也。以恆情而中人心，则其入之也必易，是以邪说一倡，而天下多靡然信之从之。信从久，则见聞熟，见聞熟，则胶固深，胶固深，则难寻其罅⑩漏，难寻其罅漏，则难出其圈套，皇上帝縱历生聪明圣智于其间，亦莫不随风而靡矣。此近代所以多惘然不识皇上帝，悍然不畏皇上帝，尽中蛇魔閻罗妖诡计，陷入地獄沉淪而不自知者也。

有抗約者說曰：“皇上帝當拜矣，必然有幫皇上帝保佑人者。譬如君長主治國中，豈无官府輔治也？”不知君長之官府，是其亲手設立调用，故能輔君長以治事也。至若凡人所立一切木石泥瓦紙畫各偶像，且問尔是皇上帝旨意設立否乎？非也。类皆凡人被魔鬼迷憐，